



後四聲猿



徐青藤以不世才侘際不偶作四聲猿雜劇厲哀聲也禰
正平三搥其沉痛不待言紅蓮木蘭及女狀元皆以猿名
何哉論者謂青藤佐胡梅林平徐海功由海妾翠翹海平
翠翹夫志死又青藤以憤使梅林戮寺僧浹頗為屬青藤
愷室張美而才以狂疾自殺之既寤痛悔為作羅鞋四鈎
詞故紅蓮幟僧寃也木蘭吊翠翹也女狀元悼張也此皆
以猿名固宜同年桂未谷先生亦以不世才擢甲科名震
天下與青藤殊矣然而遠宦天末簿書薶項背又文法束
縛無由徜徉自快意山城如斗蒲韃雜庭牖向先生才如
長吉望如東坡齒髮衰白如香山意落々不自得乃取三

君軼事引宮按羽吐臆舒感興青藤爭霸風雅獨題園壁
一折意於厥串交游間骨有所感而先生曰無之要其為
猿聲一也噫世固少不世才即有之率多不過即過矣又
不使鼓吹黼黻徒令於紅牙鐵板間凌輾風耗裂壯心亦
可惜也已巫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霑裳況四聲耶
況又後四聲耶正定王定柱

後四聲猿題詞

密縣李元滄



一自青藤翻院本直令三峽罷猿鳴古今剩有沾衣淚爭
忍重聞後四聲

恨事才人配廝養升庵為雪淚痕斑流傳樂府南中編更
見新詞出小山

飛絮隨春仍戀主驚鴻照影劇情傷美人遲暮天涯感付
與旗亭玉笛腔

蛾眉妬極見猶憐投溷端知後必傳轉勝高衙堂坐大漫
將屬禮待名賢

桐城吳詒豐

未谷作宰人盡癡嗤天驕俯受黃金羈昆明池水照顏色
 兩鬢日夕添銀絲未谷聲名早入手八分小篆到處有詩
 成清氣滿乾坤二者不愛人覆瓿近來放筆仿大癡好水
 名山驚戶牖忽然塊壘胸中作北羽南宮展新謔風流老
 去逆天憐卑賤自傷忍姑惡愁詩恨賦不可刪淚痕恰共
 青藤落憶君葉榆花滿封饒池更植秋夫容床頭洱海三
 千里屋角蒼山十九峯我時金碧堆萬里嘉慶己未未谷為太和令余值
 銅君為潑墨走籀龍勗我盤根怨勿傭未谷題畫竹曰有翁有孫錯節盤根
 哀絲豪竹情何攻白李蘇陸吾誰過文章巨擘愁無蹤不

如酩酊倒載傾千鍾

日照蔡凝中

別淚宜逆憶主生香山未必老無情當年素、無多語演
 出離歌千百聲

長吉奇寃地府伸詩存牛鬼與蛇神才名自古原遭妬欲
 殺青蓮更有人

放浪江湖蕙憤消須臾雖忍轉無聊晚年詩和陶彭澤此
 事寧甘忘折腰

天隨子亦偶情癡樂府新添去婦詞忍聽采茶山下曲落
 泥浣盡辟問詩

仁和錢杜

萬里忽相識憐君心鬱陶老惟傾白墮貧慣典青袍柳絮
旗亭晚猿敲夜峽高女蘿山鬼怨一半是牢騷

裕州賈杰

老去天涯淡宦情羞將名譽動公卿古今多少傷心事聽
碎檀槽綽板聲

駱馬揚枝伴一生如何撒手不留行琵琶江山上應同感
濕盡青衫調始成

自古奇才遭鬼如何論市井斗筭兒九幽真有泥犁獄赴
愆終無盡時

居然大纛與高牙際會遭時漫自誇誰識衙官埋屈宋從
來名位半相差

忍見驚鴻照影來沈園往事劇堪哀烏石姑惡何人喚曲
折愁腸日幾回

譜將新曲上歌筵意氣公然壓世賢太白佯狂人欲殺四
明仙客見應憐

摸魚子

無為吳桓

是何聲最為淒楚哀猿巫峽喚侶聽來實下三聲淚何況
四聲重譜君且住君豈有青藤侘傺傷心處無端離緒說
長物難留文章遭侮耐性聽衙鼓大都嘆壯志銷磨誰

付飢驅還戀尺組天涯寂寞空山冷翠袖佳人日暮君試
數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多情最苦且收拾閒愁折腰
東帶手版應官去

金縷曲

泰州沈謙

挂壁寒芒吐問青萍有誰讐怨有誰慢侮為讀君家南北
曲夜靜猿聲太苦遂惹出劍花恣怒運去時乖雖不逝嘆
黃金貴盡教歌舞只此意已淒楚 忌才況有呼晞豎任
錦囊心肝嘔出歸於糞土皮相衣冠何赫奕不過嚇人腐
鼠偏做就爪牙似虎剩有牛衣堪對泣又無端斷送紅塵
路多少淚傷心譜

放楊枝散套小引

余年及七十孤宦天末日夕頽影滿引獨醉友人有勸余
納姬者余拊掌大笑曰白傅遣素之年吾乃為却扇之日
耶吾非不及情者抑其情情所以常有餘也白傅楊柳枝
詞云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此為樊素作也
其不能忘情吟蓋欲遣素而未能又有別柳枝絕句是素
終去矣又春盡日詩云春隨樊素一時歸又云忍逐楊花
觸處飛此素初去而猶繫念也又有荅夢得詩云柳老春
深日又斜任他飛向別人家誰能更學兒童戲尋逐春風
捉柳花又咏懷詩云院靜留僧宿樓空放伎歸衰殘強歡

宴此事久知非此素去後不得已之決絕也想白傳此時亦深悔當年多此一素惹出一番淒涼景色攪亂老懷也余既裁詩書以報友人又成放楊枝一套嗟乎余豈不及情者哉老詒書於永平縣齋

放楊枝由厯

白傳不能忘情吟

并引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馵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長物中將鬻之圍人牽馬出門馬驟首反顧一鳴聲音聞似知去而旋憇者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憇有辭畢泣下予聞素言亦憇默不能對且命回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杯快吟數十聲成父、無定句、隨吟之短長也凡二百五十五言噫

余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果攬情、
動不可柅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曰

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
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曰主乘此駱五年凡
千有八百日銜橛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
六百日中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
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
以送主一杯一旦隻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
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
余俯而嘆仰而吟且曰駱、爾勿嘶素、爾勿啼駱反廐

素反聞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何必一日
之內棄駱予而別虞兮乃目素予素予為我歌楊柳枝我
始酌彼金罍我與爾歸醉鄉去來

放楊枝北調一套

老落填詞

老生白鬚便服扮白樂天副末扮老院子隨上〔一樹春

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

人屬阿誰坐介老夫白居易表字樂天本貫太原官拜

少傅年老罷閒疾病纏身那些歌裙舞袖曉風殘月漸

漸沒有興頭了想那漢朝皇帝說得好歡樂極了哀情

多少壯歲時了奈老何家有歌妓樊素因他善唱楊柳

枝詞名聞洛下號稱楊枝年方豐豔朝夕侍側他少吾

老吾病他孤合之兩傷離別嘆美只好開籠放鶴作個



了手〔嘆介〕衰殘強歡宴此事久知非又有駱馬一匹游
興已闌久不擗鞍伏櫪垂頭留他何用賣與別人且省
芻秣〔又嘆介〕這都是下場頭的窮打算好不顏氣人也
院子喚樊素出來〔副末向內喚介〕素娘下樓家主傳喚
〔貼旦淡妝扮樊素上〕樓比僧房靜身同柳絮輕〔拈介〕老
爺萬福〔生〕罷了你隨我幾年了〔旦〕今經十年了〔生〕你的
身子一年長似一年我的鬍子一根白似一根〔拈鬚介〕
感我的白鬚憐你的青春天下事有甚歇不得處也罷
放你歸去尋個終身〔酸鼻介〕只伴着這沒用的老病漢
幾時是了〔旦〕謝介〔多感老爺垂憐〕〔背泣介〕

新水令〔生〕十年游跡半追隨唱楊枝歡場樂事老年都是
夢回首總成癡陡地分離最難捨合歡被

院子喚人牽馬來〔副末喚介〕馬夫牽駱馬上來〔雜牽馬

上生〕馬呀馬因你德性馴良所以乘你多年你的口齒

未老吾的筋力早衰芻豆不傳累你受屈到今日養你
不起了只得賣出你要好改事新主〔馬回首悲鳴旦

跪介〕老爺聽稟〔生〕起來講〔旦〕起來介

駐馬聽駱駱悲嘶口不能言心內恥五年服事主翁芻豆
滿臙肥看花訪友效奔馳解鞍忘却騰騫志猛然問書券
紙奔天涯何處擗頭是

這馬實在可憐就是俺樊素呵哭介

雁兒落帶得勝令楊枝緩、歌玉盞頻、遞柳腰讓小蠻
駿骨慙良驥只落得眼看柳絲垂身逐柳花飛老爺好很
心也解脫了連環結丟開了千里驢悽、人馬肝腸碎
杳飄零那得歸

生起長嘆為旦拭淚介素娘俺那里捨得你只是沒奈何不得已啣

沉醉東風俺本是笙歌隊裏到如今病體支離心頭苦自
知眼底歡須避執手介怎擔承你這綽、半姿簾幙春寒
睡起遲辜負你妝臺梳洗

拂馬、昂首悲鳴介

折桂令你何曾飽我豆萁離我階墀踐我園葵我勸你且
莫長鳴不須反顧勾惹攢眉仍把你牽還內廐教素娘也
返香閨跨我驢子擁我虞兮再、鞭絲弱、楊枝

這駱馬賣不成楊枝放不去馬夫牽馬還槽馬垂首鳴

雜牽下介生院子看酒來送旦酒介你且忍淚銷這一

杯旦接杯謝介

公篇這杯兒能解相思善宿將離最喜雙持我和你浴下
貪歡筵前監令袖底同携誰打想十年舊夢小盞兒一個
相知飲乾送生酒介老爺也飲一杯生接酒嘆介往也難

追來也難追舊也休提新也休題

素娘還是醉鄉歲月好

清江引醉鄉歲月從頭起聊把卿、臂生飲乾旦接杯放

杯介旦楊枝曲、新檀板聲、脆合那管他過眼光陰如

去水

旦新情更比舊情多一樹蒼松埘女蘿生但願文君頭

早白茂陵風雨病消磨素娘同你上樓去來憑旦肩下

副末吊場介十年愛姬一旦分手休說主翁心酸就是

俺這老蒼頭局外旁觀也要幾點眼淚歎介唉老爺老

爺早知今日悔不當初笑介今夕樓上月明少不得一

聲楊枝哩下

放楊枝終

投圈中散套小引

有才人每為無才者忌其忌之也或誣之或譖之或擠排
之或欲陷而殺之未有善於李長吉之中表者竟賺其詩
於圈中投之錦囊心血一滴無存此輩忌才人若免神譴
成何世界投之鬼窟烈於圈中老落記

投函中南調一套

老落填詞



〔生便服扮李長吉上〕雪壓疲驢背春生古錦囊昨日高

軒過新詩許擅場〔坐介〕小生李賀表字長吉系承宗室

官屬太常那韓退之皇甫持正是俺老友又有王參元

楊敬之一班同志結伴閒游所得佳篇麗句盡投囊中

今日心閒正好檢點篇什改定編錄正是樂府如花豔

錦囊供玉餐〔取錦囊檢詩介〕副末緋衣扮天使手持一

板書仙樂引上〔辭闕充天使登堂召地仙〕〔見生示以板

書介〕帝有敕命天上新修白玉樓召先生作記就此升

天生驚介天上自多仙才何須凡品副末那些天仙都
是老荒疏舊套調不合時宜須得先生作一篇新樣奇
文方稱帝旨生躊躇介上帝見召敢不承命只是阿彌
年老無人侍奉副末奏明上帝多錫洪算生天上走
到有別趣仙樂導引繞場介

金瓏生高樓天上鎖倩神工將美玉磨磨闌干外看婦
娥同響雲璈月裏歌珠玉九天皆咳唾俺可也登仙科

仙樂引下老生於李藩副末於院子隨上下官李藩聞
得李長吉赴召玉樓自是才人奇遇所有錦囊篇什都
在他中表黃生處前曾喚來訪求遺稿他說舊多點竄

互有異同請俺鈔本細加校定因將舊鈔付他去了今

經日久不見回報已曾差人去喚想必就來丑扮黃生

上小子黃居難表字樂地素與狂生李賀親係中表恨

比讐仇那李侍郎鈔存他的詩稿被俺賺到手中化為

烏有今來傳喚須索往見到門副末引進坐介老生長

吉詩稿料已校完編成幾卷願為傳布丑切齒恨介那

李賀恃了自家罪才名眼底無人俺是他嫡親中表常

常受他侮慢懷恨在心因賺他的詩稿作投介喚投下

去算一番小小的報復老生投在那里丑投在囹中了

老生跌足驚起介怎麼樣竟投在囹中了恨怒介

一落索痛惜好詩歌橫被荒倉泥錦囊心血本無多打死
虎恁般摧挫

〔指罵介〕鼠子你與李長吉不過睚眦小怨竟下這般毒
手敢來騙我豈不聞天理昭昭只怕你難消孽障人來
把這蠢才又出去〔副末又丑項逐出介〕丑這箇老酸丁
替死人爭氣沒來由真扯淡呀啐那天理可有多大〔下〕

好事近

〔老生〕

滿腹隱干戈虎狼心烈過秦家一大長吉長

吉你奇才英發那料想倒身冤禍千秋絕調將誰寄託黃
生黃生恨不得十閻羅盡是蕭何那時節墮地獄確毒刀
剝抽腸拔舌鬼譴神訶

可惱可惱

〔拂袖下〕

末扮閻羅雜扮鬼卒前導淨扮判官

隨上

〔末〕

地府新添訟詩獄夜又生嘆忘才心〔坐介〕吾神

閻羅是也奉到帝敕李賀表上白玉樓託壓倒仙班帝

心大悅敕取他的詩稿他回奏原稿已被黃生投之囚

中別無副本帝聞奏震怒敕俺冥判這事須要嚴勘鬼

判批那忘才的黃生來〔鬼卒鎖丑披髮上攢丑跪介〕末

你與李賀有何冤仇把他詩稿竟投囚中從實供來丑

並無冤仇因他恃才傲物饒他不過滅了他的才華要

顯俺的名望不能抗之於生前是以報之於死後這是

真情〔末拍案介〕哇滿口胡說你本俗物自討人厭若肯

愛他才華虛心受教魚目尚可混珠不然自家才短却
忌人家才多把他八斗心血付之圓廁如今還敢說沒
天理麼鬼卒割他的舌頭〔雜應割舌介〕這舌頭只可饅
物

錦纏道你的頭偏頗原是說刁頭壞貨這腦蓋該敲破鬼

卒取他的腦髓〔雜應敲頭取腦介〕這腦子比真還真應投

國中〔末〕你眼昏眩不曉金鏡刮膜但只見翳雲蒙裏知甚

的詩和文美惡如何鬼卒割他的眼珠子〔雜應割眼介〕這

眼睛却好送與鍾馗下酒〔末〕歹肝腸那用這般多誰似你

心偏居左鬼卒割他的心肝〔雜應割心肝介〕這心肝挂在

椽梢烏鳶得飽〔末〕呸俺陰曹有漆河可勝你國中些箇你

何嘗悔懺投法網撲燈蛾

鬼卒牽他去

千秋歲下油鍋徧試錐鉗鑿再拉了短踝長腰雙膊骨化

形銷骨化形銷才認得轉輪王三生因果閻浮界曾看破

鬼卒牽丑下〔這便是忘才人的報應教那世上人抹亮了

眼睛看這榜樣看榜樣休偏跛惡貫滿誰能躲莫道俺陰

曹播弄他不算殘苛

勘斷已畢判官備案俺上天曹復命去也〔鬼卒引下〕淨

這場冥報好不快心那黃生的陰魂打在阿鼻地獄永

世不得脫生陽世間再沒有忌才的人了

尾聲)如山鐵案是閻羅做了虧心逃不過你只願絕情李
賀萬代沉淪為證左

俺且去疊成文卷頭至備案者

下

投函中終

謁府帥散套小引

蘇子瞻為鳳翔判官陳希亮為府帥以屬禮待之入謁或
不得見子瞻容位假寐詩云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髯鬚雖
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又有東湖詩皆為希亮作其屈沉
下僚抑鬱不平之氣微露於游覽觴詠之際今讀其詩覺
胸中塊磊竟日不消只可付之鐵綽板身老落記

謁府帥北調一套

老落填詞



〔生長鬚冠帶乘馬扮蘇東坡眾導引上〕下官蘇軾表字子瞻肩山人也現居鳳翔判官每逢朔望例應請謁府帥今逢月初須索走遭人來就到陳帥衙門去〔雜應行介〕卑職難辭奔走高衙最講應酬唱喏打躬脚色隨班逐隊緣由〔雜稟介〕已到帥衙了〔生下馬傍坐分付介〕稟呈手版請見〔雜應下返報介〕門上爺說道大老爺不耐煩免見手版下來了〔生起介〕不耐煩〔沉吟坐介〕雜扮眾官謁見介〔生〕這些老爺們可曾得見〔雜〕都傳見了〔生

拈鬚搖頭介

翠裙腰堂、府帥多倨傲高下待官僚、衙鼓轉門曉
候招邀何曾解帶敢寬袍

你再向門上說眾官見得我倒見不得靜候請見〔雜應

下返報介〕門上爺分付那眾位老爺都是會講有趣的

話所以傳見請老爺自回本衙〔生大笑介〕甚麼叫做有

趣的話俺又何必求見不過還他箇衙規

六么遍官卑枉戴烏紗帽低眉就下仰面攀高強顏陪笑
傷心折腰這般苦那得覆盆朗照切、寄人籬下敢稱豪

你再去向門上爺說等那些老爺們見過我還要請見

〔雜應下返報介〕那門上爺的話越發不中聽了小的不

敢說〔生〕只管講〔雜〕他說討厭的蘇鬍子不懂眼還在這

里囉呢〔生〕起怒指介竟有這等放肆的門官

寄生草可恨他輕調弄可憐俺惹笑嘲公門任意胡顛倒

稱呼信口加名號門包指勒索心要俺呵垂頭羞說挂冠

陶溫顏羨殺香山老白樂天為江州司馬有謝
裴常侍以優禮見待詩

還是俺的量窄何苦與他作對正是雖無性命憂且復

忍頭尖

上京馬一任他詆譎懊惱甘作癡聾充下考再休題眼垂

青不過是官場套

這一肚皮悶氣那裏去消只好往東湖一游門子攜帶
筆硯有酒到湖上去〔雜應生上馬行介〕絕好湖山引人
入勝只因簿書拘檢不得暢游竟成箇俗官了〔雜稟已〕
到湖亭〔生下馬遠望介〕你看泉源泛高來隨波走涵、
東去觸重阜盡為湖所貪這湖好不康也〔自顧笑介〕袍
帶游湖豈非話柄〔解帶卸袍介〕寬了公服便是野客那
些魚鳥自來親人〔坐介〕門子安排筆硯看酒上來〔雜鋪〕
設生連乾數杯介〔再換大杯來〕雜換大斗生連乾介〔聊〕
為湖上飲一瓊醉後談俺且信筆亂題幾句〔寫介〕但見
蒼石螭開口吐青甘借汝腹中過胡為目眈、
〔放筆起〕

朗吟大笑介〔真乃好詩也〕

公篇這問懷霎時開了失却湖光何處找筆底下調兒起
眼底下孩兒鬧

又飲數斗負手散步高望良久掀髯笑介

公篇那世故全然不曉明白糊塗一筆掃只戀着好湖山
管甚麼升和調

興猶未足再續幾句〔坐寫介〕余今日疏懶官長幸見函

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暮歸仍倒載鐘鼓已歸、
〔放〕

筆起吟介〔詩已終篇天亦向晚壺中酒盡回衙再酌〕上

馬行介

後庭花煞惱未忍氣消愁未借酒澆憲體威儀重衙官屈
宋高莫囂、都付與銅絃鐵板江東一曲醉醜醜

下

謁府帥終

題園僻散套小引

古今倫常之際遇有難處事此家庭之大不幸也陸放翁
妻不得於其母能不出之然阿婆喜怒何常見女輩或有
吞聲不能自白者耶後乃相遇沈園慙然題壁而已余感
其事為成散套所以弔出婦而傷倫常之變也老落記
放翁有姑惡詩云君聽姑惡聲無乃遣婦魂或謂其為唐
氏作果爾則難辭失言之責矣又記

題園僻由厯

周密癸辛雜志陸放翁娶唐氏於其母為姑姪而不相得
出之後改適趙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迹寺南之
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放翁惆悵久之為賦釵頭鳳
詞題園僻間唐氏見而和之未幾下世

蔣仲舒堯山堂外紀陸務觀初娶唐氏於其母夫人為姑
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因出之唐改適同郡宗子嘗
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迹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
肴陸悵然久之為賦釵頭鳳詞題園僻云紅酥手黃藤酒
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

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
池鮫消逝桃花落閒池閣山
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唐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
之句未幾快、而卒聞者為之愴然

附放翁詩

唐氏歿後作

沈園

紹興郡刻本注云此
放翁憶其前妻作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
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
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泫然

烏迹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閣
壁間偶復

一到而園已易主刻小閣於石讀之悵然

楓葉初丹榭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
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
壞壁醉題塵漠、斷雲幽夢事茫茫、
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禪龕一炷香

夢游沈氏園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
香牽客袖梅花在綠蘿寺橋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

題園僻南調一套

老落填詞

生便服於陸放翁隨人上一匹西川錦裁成菜子衣板

與奉家宴養拙報春暉坐介小生陸游表字務觀浙江

山陰人也堂前養母窗下讀書娶妻唐氏失歡於姑遣

還其家謹承母意如今庭幃大安歲月多暇春物臨窗

正好閒游小廝携帶筆硯隨我走來丑負篋隨行介

光乍天气正晴嘉和風拂面斜芳郊繡陌春無價烟籠

竹榭高僧舍

那前面是禹迹寺且往一游下小生於趙士程雜於家

童隨上坐介俺趙士程系屬宗室家在會稽不幸悼亡
續娶唐氏天賜嘉偶才貌雙絕只是他獨坐顰眉時常
憶念前夫今日天色和藹不免同他游春消遣則箇童
兒請夫人出來雜向內喚介了襲有請夫人旦於唐氏
小旦於使女扶上旦愁解同心結慵梳墮馬妝見生坐
介小生好花大放春色撩人欲請娘子携榼同游旦如
甚好小生家童伺候鞍馬携帶酒肴到沈家園裏去同
行介

挂真兒小生整頓金羈齊駕並駕向沈家園裏看花連理
茵鞞合歡杯筭都安放海棠花下

暫下副淨蒼髯於園丁上花間路熟竹外風清逍遙自
在讓我國丁在下沈家園裏一箇老園丁的便是花開
春暖游客甚多已曾灑掃亭臺安排茶竈看有何人到
來小生旦上小生徑窄才容馬旦牆低不礙樓小生來
此已是園門便可進去游玩同旦下馬進園、丁接待
介原來是趙爺請坐獻茶小生游望介好箇園林十分
春色被他占了七分旦且過小橋兀那花陰深處命酒
傳杯同行介

亭前柳且把小橋過更上小陂陀垂、池畔柳茸、路隅
莎女蘿不放松梢脫合一架茶蘼還帶雨恁婆婆

同坐讓酒對飲介生上轉過三摩地來登八詠樓這沈
氏小園結構大雅進去一游解散心懷進園望介哪早
有游客携着在彼俺且在這亭子上少坐片時坐園了
獻茶飲茶介旦認生向小生問介那亭子上客人可曾
相識小生不認得旦掩淚介這就是前夫陸郎了小生
望介果然名士風流可邀來同坐旦旁觀不雅這酒品
尚多何不遣人分送小生有理家童分些酒肴送與亭
子上容官去就說俺同夫人送的他若問俺你就道俺
姓名並夫人姓氏他有甚說話牢記回報雜應送有酒
介家爺同夫人送爺肴酒生驚訝問介你家爺是那箇

雜是宗室趙氏名喚士程生夫人呢雜唐氏生果介哦
俺明白了

駐雲飛這是唐氏渾家邂逅相逢竟是他問介夫人可是

再嫁雜正是生一些不差只道夫妻假還見園亭下我聽

得唐氏歸後適改適趙郎這就是新配了啖絲餅滿生芽

教人淚灑這酒品雖佳腸斷喉難下則問你山下蘼蕪何

處家

管家你去上復說吾陸務親多、感謝雜請爺寬飲幾

杯生也好取大杯來雜奉酒生飲乾放杯介遭這沒來

由教俺如何遣得過只好付之一闌看筆硯來丑捧硯

生把筆題壁朗吟介紅酥手黃籐酒滿城春色宮牆柳
東風惡歡情薄一回愁緒幾年離離索錯錯春如舊
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
書難託莫莫莫放筆掩淚介

三學士人生離合滄桑汨到如今眼底天涯可憐他游絲
尚繫辭柯葉怎奈我覆水難澆落榭花一腔百結難通話
權作箇絕情郎不睬他

下雜返報介那客人落了幾點淚吃了一杯酒寫了數
行字竟自去了旦試看他寫何言語同小生看壁介原
來是釵頭鳳詞好不感痛人也掩淚介

尾聲舊事無端惹軟嗟小園裏居然胡越小生娘子且免
悲啼天色向晚同你回去罷想人生到處無愁便是家

小生燕、雙飛喜並栖旦故巢已毀又銜泥
小生春深最愛將雛好旦王謝堂前舊路迷

同下

題園壁終

甲寅元宵起十七日記長洲吳梅子錄

獻書人吳

良士
諫青
南青

捐贈

未谷先生以樸學著稱詞曲則罕有知之者甲寅新正外

伯舅鄒若棠先生福保招飲懶雲草堂以此冊見示為一

山氏手鈔一山者石門李笙漁嘉福也笙漁收藏頗富歿

後遺書盡歸鄒氏此冊固不甚愛惜者因假歸錄之簡末

有字一行云年老手顫篝燈寫錄詰旦視之可發一哂一

山氏記二十字又附無名氏輓未谷聯云萬里孰招魂幸

有孤兒能死者一官窮徹骨獨留斲墨作傳人則未谷晚

年殊可悲也德又得刻本一冊為仁和錢芥莢杜手鈔上

板者校此鈔為簡陋如投溷中之錦纏道題園壁之駐雲

飛及三學士諸曲皆此鈔為優焉未谷此劇直與天池生

相頹頹窮年冷宦張弛由人其胸中不平之氣誠有不可
抑制者劇中放楊枝詞所謂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也謁府
帥一折實道下僚苦況惟沈園釵鳳不知何所寄慨而詞
之謹嚴峭拔則固可傳也惟翠裙腰一套蓋用閩漢卿曉
來雨過舊格此為世所未盡知者而上京馬後庭花煞遂
與正格不同余故識別之俾知先生之詞非無所本焉甲
寅正月十八日長洲吳梅跋



